



DD 超级经典故事 系列丛书

“知心姐姐”卢勤倾情推荐

青少年不可不读的

经典惊悚故事

柔冰 逸凡 泊舟◎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青少年不可不读的

经典惊悚故事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经典惊悚故事/柔冰,逸凡,泊舟主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6

(DD 超级经典故事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387 - 2711 - 1

I. 经... II. ①柔... ②逸... ③泊...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0564 号

经典惊悚故事

主 编	柔 冰 逸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DD 工作室
责任编辑	蔡大东 李天卿
出 版 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0431 - 8601295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9. 875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 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阅读，从故事开始

我有一个学者朋友，藏书甚多。一个布置精美、三面书架、堆满了书的书房很是让人羡慕。但是对于此，朋友却有苦恼——他为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花费不少心思，光是为孩子所买的科普、百科、典籍类书就不下百本，然而自己孩子却对该类书从不感冒。其实孩子却也不是不喜欢读书，他们同学间传来传去的“杂”书，诸如武侠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之类孩子却总是读得津津有味，朋友不论如何花心思控制也不见成效，甚至还发生过孩子把《十万个为什么》的书皮撕下贴在科幻小说书上糊弄朋友的事情。朋友很是伤心，便向我请教：为何他认为知识丰富、对人生益处颇多的好书孩子不屑一顾，而那些在朋友看来只是消磨时间，毫无用处的“杂”书孩子却爱不释手。我听了朋友的诉苦后笑了笑说，这孩子也并非不喜欢阅读，与其勉强为之，何不顺他所愿，允许他有节制地读这些“杂”书，未必就一定是件坏事。朋友向来对我的教育思想比较推崇，听后半信半疑地说，那就姑且试验一段时间吧！

半年多过去了，这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反映情况：孩子自从得到朋友允许后读该类书不再藏着掖着了，也从没再犯在课堂偷看的“恶劣”行为。而且凡是在科幻小说中遇到的科学问题就向朋友请教，朋友则鼓励他多到书房、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实在尖端的问题父子俩就一起钻研，受益颇多。最让朋友

欣喜的是，孩子一遇到好的侦探小说，便向朋友叙述案情，询问答案。起初朋友对他那些东西并不感兴趣，但是孩子为了让朋友进入案情，就想着法把案件说得引人入胜，悬念连连，本来不擅言辞的孩子口才倒比以前长进了许多。朋友最后感叹，看来阅读这事还真不能强求，只能按每个人的兴趣喜好来选择，才会有所收获，像这些朋友认为实际意义不大的故事类书籍，其实也是对孩子很有益处的。

听着朋友高兴的语调，我知道朋友找到了引领孩子从阅读中获得知识的最佳办法，其中道理非常浅显：那就是人的一生中可以不知道很多知识、很多道理，但是绝不可能缺少故事，我们从呀呀学语起，便央求着父母给自己讲故事；到成长为青少年后更是要读别人写的故事；到了中老年之后，又反复地向别人讲自己所知道和经历的故事。

时代文艺出版社本次策划出版的这套“DD 超级经典故事系列丛书”，正是通俗文学中故事类书籍的优秀作品，每篇故事都是编者为适合广大青少年学生朋友的阅读兴趣而精心选编，所选文章内容健康向上，题材涉猎广泛。编者希望通过或富于智慧或充满想像、或饱含悬念或寄予寓意的故事，使孩子们能看到世间的善恶，并拓宽心中的天地。许多故事还可以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不管您是准备开启孩子心灵的家长朋友，还是准备独立阅读的青少年读者朋友，相信这套故事书都是您最好的选择。

总之，让孩子们做好准备吧：阅读，从故事开始。

卢勤

2009年7月



目录

超·级·经·典
CHAOJIJINGDIAN

- 001 窗 [英]希区柯克
- 051 黑猫 [美]爱伦·坡
- 063 活埋 [美]爱伦·坡
- 080 女房东 [英]罗尔德
- 092 迷魂记 [英]希区柯克
- 159 少年之噩梦 [日]天树征丸
- 180 一桶白葡萄酒 [美]爱伦·坡
- 189 猴爪 [英]W·W·雅克布斯
- 203 玫瑰的诅咒 [日]横沟正史
- 219 夜半口哨声 [日]横沟正史
- 232 被杀死的尸体 [日]赤川次郎
- 270 泄密的心 [美]爱伦·坡
- 277 幽灵同好会 [日]赤川次郎



窗

〔英〕希区柯克

那家牙科诊所地界不错，在蒙特利尔的高尚区，只是楼太旧。楼尽头的老古董电梯看上去像个红木棺材。多年以来，盖利·朗斯福特第一次坐这个电梯的时候，门关上了好几秒钟，那电梯才开始动起来，它一下一下地往上蹿，一次就蹿上几英寸，把他吓坏了。后来，只要他一回想起那扇关上的电梯门，发作起来的幽闭恐惧症足以让他冲出拥挤的公共汽车或是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

他今天是来受刑的。这倒不是因为预约来做牙根管，疼痛他可以忍受，问题是那种感觉，那种嘴里被塞满东西困在椅子上动弹不得，而他体内的小兽却一个劲儿地要他活动的难受感觉，1个小时后，他就得受这样的折磨。

他没有理会等在那儿的电梯，开始爬6层楼梯的第一节。他步履轻快，西服口袋里的零钱也在不住地跳动。由于每天早餐前锻炼的缘故，他没有发胖。有一次伯妮斯在他锻炼时走进他的房间，吓得退了出来。她看见他像只鹰一样蜷在地毯上，还以为他死了。当他收紧腹部肌肉，举起双腿时，两个人都笑



了。多年以来，他们还没一起笑过。

朗斯福特放慢了脚步。他能碰上像泰林医生这样善解人意的医生真是走运。他跟泰林医生只提过一次他的恐惧症，而且只需提一次。

“迈克尔，我觉得自己真是蠢透了。可我老想从椅子上下来。我有幽闭恐惧症，我必须得活动，必须得跑。”

那时，迈克尔·泰林低下他的红脸庞看着他，一双小蓝眼睛里满是关切，“没关系。什么时候你想起，告诉我一声，你就可以起来。没有问题。”

然后，他往朗斯福特口中放了一个橡皮障，有意只盖住了开口处的一半，“我给你留了个洞，你愿意的话，也可以从这儿喘气。”他咧嘴一笑说。多会理解人哪！伯妮斯跟迈克尔·泰林认识后也发现了他的美德。

爬到了第6层，朗斯福特的心怦怦直跳，汗湿的衬衫紧贴在胸前。他在门外立了一会儿，用梳子梳了梳修剪得极短的灰发。他想让自己看上去气色很好，因为玛戈·梦露会在那儿，而且他想约她出去喝酒。

这就是为什么他只跟医生预约下午时间的原因，因为这样他才能有机会跟这位医生的助手待在一块儿。伯妮斯说他有毛病，因为到了下午，迈克尔跟别人一样都会很累，工作起来效率要低得多。可是朗斯福特愿意当最后一个病人，他可以在那儿闲聊一会儿，然后在玛戈要走的时候把她拉住。

有一次，泰林紧跟在玛戈后面，看见朗斯福特挽着她的胳膊，正挥手叫出租车，“我告发你们。”他说。

玛戈说：“那你跟朗斯福特太太那儿又怎么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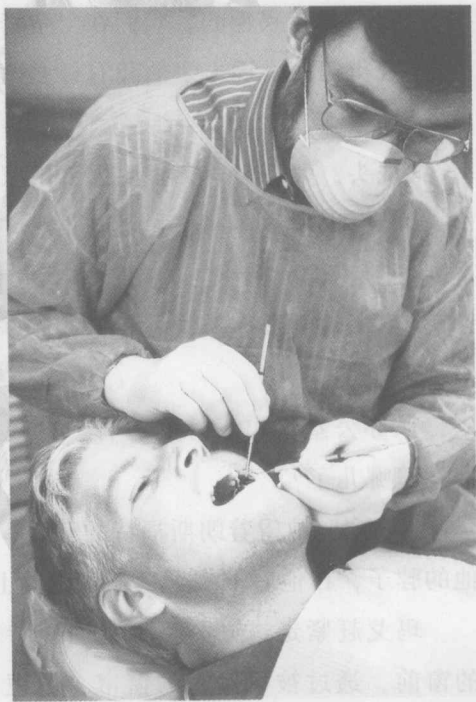
朗斯福特后来想起来这句话，还花了点时间揣摩这里面是不是真有点什么。他有一阵子也像别的男人一样很能吃醋的。那个时候，珂琳还是个婴儿，伯妮斯在家照顾她，而朗斯福特有时得一直在办公室里待到深夜，他总是担心。不过，现在没什么感觉了。他一定是老了。

他打开候诊室的门，走了进去。候诊室里四壁雪白，几张矮桌上散放着一些杂志。从一个看不见的音箱里传出收音机调频节目。屋里空无一人。通常，这里会有个母亲在等孩子，或者有两个排在他前面的病人，可今天没有。这个地方今天都是他的了。

他还没来得及坐下，玛戈·梦露就从里间办公室走了出来，“下午好。”

朗斯福特早就不去想玛戈小姐为什么在他看来这么赏心悦目了。其实她身上几乎每个部位都能挑出毛病来：她的杏核眼眼皮有些厚，丰满的双唇后面的牙齿有些往前突，她那顺滑的黑发剪得很短，没有一点型——可是她浑身都散发着一股活力，一种女性的绝对自信。

“你好，玛戈。今天





这儿静得像个墓地。”

“今天乱套了，迈克尔把日期搞混了，结果他推掉了几个本不该推掉的病人。”

“这儿冷清得真像个停尸房。”

迈克尔·泰林出现在诊室的门口，把门口堵得满满当当的。他垂着肩膀，向前探着他那头发硬翘翘、脸蛋红扑扑的脑袋，“盖利，你可真是准时。快进来吧。”

牙医说罢就走进诊室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把朗斯福特和玛戈两人留在接待室。

“过会儿咱们去喝点东西吧？”朗斯福特问她。

“你不会有兴趣的。今天下午他要在你嘴里干不少活儿呢。”

“我会很有兴趣的。咱们在‘帝王’见？”

“我得回家。周末之前我有好多事儿要做。”

“什么事？”

“洗头，整理行李，我要去劳伦家。”

“噢，求求你，一起去喝点儿吧。”

“还是只说说话吧，盖利。”

“我真的要跟你谈谈。我这一阵子真是糟透了，玛戈。有件事要发生了。”

从办公室传出泰林的声音，“玛戈，亲爱的，你把x射线档案藏哪儿了？”

“来了！”她望着朗斯福特的双眼，踮起脚尖，一只胳膊勾住他的脖子，在他唇上吻了一下。她闻上去有股肉桂味儿。

玛戈赶紧走进办公室，朗斯福特也踱进诊室。他站在打开的窗前，透过被风掀起的窗帘，俯视6层底下的后院。映进他



眼帘的是荒弃的楼后墙、残破的窗棂和一只断雨桶。他能隐约听到玛戈和泰林医生在那间办公室里忙碌着。

刚才跟那姑娘接触时的兴奋已经慢慢减退了，朗斯福特感觉自己又沉进了这几周来他一直挣扎着无法摆脱的灰暗、冰冷的抑郁情绪里。刚才她的一吻那么快速地把他从这抑郁中提了出来。他记起20年前，伯妮斯也能做到这一点，她可以在公园里、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在任何地方大胆地挑逗他，扫去他的沮丧。

这些日子来，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了。如果睡觉前两人的脚碰到一块，他们也会互相道歉。他们只有在床上才彬彬有礼，而在房间里其他地方就不怎么和气了。

“那家代理商说房价就要涨了。现在到了买房子的时候了。”他看见她紧挨着餐桌坐着，下巴搁在咖啡杯上，桌垫上满是她吃吐司时弄掉的面包屑。

“那得43000块呢。”朗斯福特说。

“我们有15000美元现金，可以先交上定金。用不着碰那笔共用基金。”

“40000美金的抵押贷款，那得还一辈子。”

“用上你的圣诞奖金，也能早点还清。”

“那笔钱是留着度假用的。你不想回英国了？我们不是说好下次去1个月吗？再看看多佛，也许可以从那儿再去法国。”

“我们可以度假，也可以买房子，两不耽误。”

朗斯福特试图向她解释他的感觉，“对我来说，背上个抵押贷款的包袱就等于被活埋了。”

“这叫做安全的抵押。房子是我们自己的，再用不着老给房



东交租金了。见鬼，盖利，就我所知，挣你这么多钱却还住在公寓里的也就我们了。”

“你还是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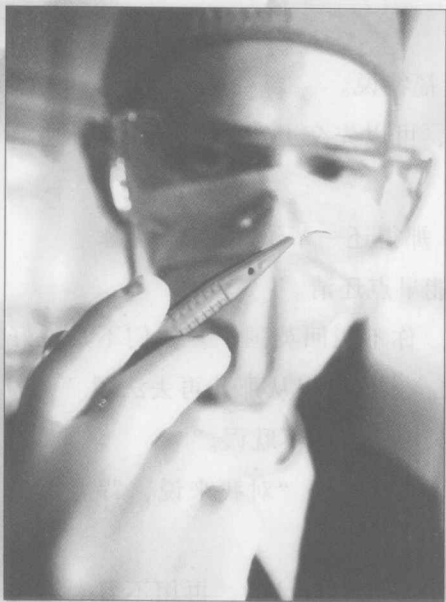
他听到水池的流水声。泰林医生在洗手。朗斯福特从窗边走开，强迫自己坐在椅子上。他把身子往后一靠，抬起双脚。

泰林站到他身旁，在一条毛巾上把手擦干。他的眼神中有一丝不悦，“你没事儿吧。”

“你是知道我的，迈克尔。老样子，我还是害怕。”

“听着，我会尽力让你觉得舒服些。”泰林递给朗斯福特两粒胶囊，又往一只塑料杯里倒了些水，“把这个吃了。一会儿我们开始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什么了。我保证你不会感到害怕的。”

“这是什么？”



“非常有效的镇静药。吃了吧，我们就先从简单的部分开始。”

朗斯福特服下了那两粒胶囊。

玛戈走了进来，跟泰林并肩站着。她的到来让朗斯福特放松了许多。他往后仰着，凝视着脸上方的射灯。他一遍一遍地正着反着念着上面制造商的名字，数着玻璃放射板上



的皱褶。牙医正忙着准备注射器，动作又轻柔又灵巧。在给他做局部麻醉的时候，他几乎没觉着针头的推进。等麻醉开始起作用了，他们就留他一个人待上几分钟。

他躺在那儿，等待着幽闭恐惧症的随时来袭。当然，现在还不到时候。通常是到他嘴里满是金属东西，而他的牙医正全神贯注地进行最艰难的部分时，他的恐惧才上来。不过也许这次不一样，那两粒胶囊起作用了，他觉得有一种暖融融的宁静感。

泰林回来了，说了些安慰的话，就开始工作了。玛戈在旁边给他递所需的器械，拉开抽屉，又关上抽屉，然后就离开了。她还回来吗？朗斯福特不知道。他只能听到很轻微的声音，好像那声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让提心吊胆了好几天的刑罚忽然就结束了。他正等着它开始呢，一切就已经结束了。泰林跟他说了些什么，他也没听清，医生还很有兴致地笑了笑，就离开了房间。玛戈把他的躺椅摇了起来，解开围在他脖子上的围兜，放下带垫的扶手，把他解放了出来。

“真是小意思。”他探头向在办公室里翻看日历的医生说。

“你小心点，”牙医说，“你还有些兴奋。”

“我能喝一杯吗？”

泰林的目光越过朗斯福特的肩看到了玛戈，向她一挤眼，“只要身边有个合格的护士伺候着，就没问题。”

朗斯福特离开这老楼，身上轻快的感觉让他心里也高兴得很。他的下巴右侧有些僵硬，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不适了。走了3个街区，他来到了帝王饭店。星期五下午的烛光酒



吧人满为患，快乐的时光又要开始了，而他们的桌子，那张钢琴后面的小桌子边还空无一人。他滑进一张很深的椅子，要了双份的苏格兰威士忌和水，还为玛戈要了美酒和苏打汽水。

玛戈跟他要的酒一起到了。

“挺快的嘛。”他说。

“你刚做了不小的手术，”她说，“我可不能扔下我的病人不管。”

“为你祝福，玛戈。”他们举起酒杯，喝了一口。接着，他又说，“不，不祝福你了。今天，我有正事要说。”

“不为我祝福了？那你要说什么？”

“我爱你，玛戈。是这个。”

她笑了，但当他伸手去摸她的脸颊时，她的嘴唇滑过他的手指，“那些胶囊里有什么？”她问。



“也许那里面盛的是真理。跟我走吧，玛戈。咱们一起到一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小心，盖利。”

“事情很简单，我早就该这样提议。咱们去英国吧，在伦敦找个地方。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走遍那里的大街小巷。”

“你已经有妻子了，盖利。你还有个女儿。”



“珂琳已经 21 岁了。而且她是个明理的孩子，几乎总不在家，整天和她的男朋友斯蒂夫在一起。他们可从来不谈论什么抵押、退休金或者给家具镶金边的事儿。”

“那么伯妮斯呢？”

“我们之间有好几年什么都没有了。她会跪下来感谢我的。”

玛戈的笑意都溶进她杯中的酒里，“我要亲眼看到才会相信。”

“别管她。这是咱们俩的事。”他用手背托起她的下巴，让她看着他的眼。

“我要死了。”他说。他看见她一眨眼，“我是说如果我不真的去做些什么的话，我的生活就还会是老样子。”

“我是想跟你走，可事情并不会这么容易的。”

“有什么问题？”

“我的工作。”

“迈克尔？他人太随和了。告诉他我们的打算。迈克尔·泰林肯定能理解两个想逃走的人的。”

“对你，或者他能理解。但对我，不行。他不喜欢别人插手他的东西。”

“你并不属于他，你只是为他工作而已。”

“你不像我那么了解他。”她喝完杯里的酒，酒吧招待注意地看着朗斯福特，“两年前，”她继续说道，“我在给另一位牙医做事，一个叫威利布劳德的很好的老头儿。泰林医生过来看病。你有没有想过要是牙医自己的牙疼，他们会怎么办呢？不管怎么样，见过那一面后，迈克尔就决定让我为他干事儿。他请我吃午饭，给我许诺了非常优厚的待遇，更高的工资，还有



额外的假期。等我把这些告诉威利布劳德医生时，他给我涨了工资，因为他想留住我。”

“要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于是，我又告诉迈克尔，他在电话里语气有些冷。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一天早晨，威利布劳德医生来找我，告诉我最好接受泰林的建议。说我直接走人就行了，不用管工作的期限。我从他嘴里套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几周以后，我为迈克尔工作的时候，他又带我去吃午饭。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告诉我吧。”

“他雇了两个无赖去威利布劳德医生家去游说。他们称自己是我家里的人，他们想让我换另一份工作。我不知道他们还说了些什么，反正他们是把医生吓破了胆。”

朗斯福特吓坏了，“我真不敢相信。”

“老实说，当时迈克尔这么不择手段地让我为他工作，说明他有多需要我，我还很高兴呢。不过，从那时起，我开始理解他了。他就是这样的人，只要他主意已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又尝了一口新倒的酒，把头一杯剩下的一点儿倒进第二杯里，“所以，如果我这样跟你走掉，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朗斯福特说：“好吧，这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你同意我去跟他说说吗？”

“很乐意。”

“我给他打家里的电话。”他看了看表，“7点钟他能在家吗？”

她笑了。他的热情感动了她，“你真是个急性子啊。”她



说。

“我们要是拖的话，就什么也办不成了。我需要的只是你的许可，而且我想我已经得到了。”

“我们以后靠什么生活？”

“小甜心，钱的问题我们最不需要考虑了。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有的是钱花。我是指以后的3年。谁要是做更久的打算，谁就是傻子。那种退休后安享晚年的日子即使真的存在过，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这就走，对不对？”

他们紧握了一下手。她的脸庞兴奋得光彩照人，“我想是吧。为什么不呢？”

当晚有一班11点15分的航班去伦敦。朗斯福特从酒吧里打电话给他熟悉的旅行社做了安排，公司的全部业务都是交给这家旅行社的。得到了他们的订座确认后，他就把玛戈送回家，

